

長江出版社

当代戍边人

解放军报社 作



饱蘸笔墨写边关(序)

杨得志

《解放军报》开办的《当代戍边人》征文这件事，办得好，办得很有成效，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和平时期，军人为保卫祖国的安宁，作出了很大的奉献和牺牲。特别是边海防军人，驻守分散，条件很差，有的地方不通公路，有的地方没有水喝，有的地方荒无人烟，有的地方氧气也吃不饱，称为“生命禁区”，那里的战士既要克服险恶的自然环境，还要巡逻执勤、站岗放哨，任务很重，有时还要付出牺牲。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无私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我当军区司令员和总参谋长的时候，多次到过海防边防，亲眼看到了守卫在那里的战士的艰苦。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要多写他们。写了他们，他们就觉得上级机关没有忘记他们，党和人民在关怀着他们，同时，通过报道他们的事迹，对全国人民和全军官兵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激励人们振奋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

到边海防去写边关将士，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有时也是有危险的。战争年代，许多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深入到火线上去采写，魏巍同志那篇《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在朝鲜战场上写的嘛！很有影响，我听军报的同志说过：“凡是有中国军人的地方，就应该有军报记者的足迹。”这个提法很好。获得这次征文特等奖的《墨脱军人竞风流》，就是记者冒着高山缺氧、雪崩、泥石流的危险，徒步走进去采写的，很真实，很生动，很感人。在天山、昆仑山上写的那些作品，感染力都很强。边海防值得写的东西很多，记者要发扬不怕艰

险、勇于吃苦的采访作风，到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去，到那些鲜为人知的地方去，发现新的题材，写出新的典型。听说军报还要继续宣传边海防军人，我看这个方向对头。

应该感谢地方的同志，他们支持部队的工作，我们很欢迎。这几年，地方上许多单位与部队挂钩，互相学习，这本身就是一种国防观念。和平时期，人们的国防观念容易淡化。我们就是要通过各种途径，使淡化了的国防观念浓起来。国防观念强了，本身可以转化为战斗力、生产力。这是一个民族不可少的东西。

祝同志们写出更多更好反映边海防官兵战斗生活的好作品！

目 录

- 饱蘸笔墨写边关(序) 杨得志
- (上)通讯
- 墨脱军人竞风流 周宗奎 郑蜀炎 徐文良 蔡汉银(1)
- 冰峰热血 曾祥荣 肖坤友 斯 翔(18)
- 北疆,有这样一位“粮草官” 王兴功 董志新 王大文 冯玉华(30)
- 不化的冰山 陈绍林 王洪山 郑蜀炎 徐文良 杨 麟(43)
- 自强者方阵 王民平 杨伟智 吴华国(51)
- (中)特写
- 你永远十八岁 陈炳利 邱明全 马林华(55)
- 天路恋歌 王志雷(58)
- 龙守山守山 胡训军 廖新春 麦步初(61)
- 爱,播在喜马拉雅第七峰 刘盛福 蔡汉银 罗鸣安(64)
- 飞吧,导航鸟 彭会安 聂中林(67)
- 热血男儿敢登高 窦清长 周宗奎 张 弛(70)
- 雪峰留下了你的身影 江永红(74)
- 天上跳下个李团长 王凉泉 徐启荣 邓高如(77)
- “北极村”里“种菜王” 张宝印(80)
- 大漠深处探“银河” 张坤平 高艾苏(83)

多彩的南沙人	郭向星	(86)
从猫耳洞到高脚屋	黄传会	(89)
牧羊天山下	韩萍	(92)
他来了,水甜了……	游成章 杜献洲	(95)
大漠深处的北京人	姚雪 马继红	(98)
林海线路维护哨	向泽 蒋远平 陈吉中 唐朝均	(101)
一个士兵和一座大山	张彬生 刘志成	(103)
南沙腾飞和平鸽	汪卫阳	(106)
新来的女翻译官	薛仁	(108)
南海“小博士”	王甲林 范炬炜	(111)
丈量大海的“铁脚板”	胡春华 郭治龙	(114)
荒岛拓荒	白煜章	(117)
马泉河上“船老大”	马超 王凉泉 周玉芳	(120)
边关一块玉	邱明全 裴清长	(123)
“西海舰长”	杨功成 陈炳利 周宗奎	(126)
冰峰雪岭爱兵情	张占辉 游成章 陈炳利	(131)
汉族连长和他的少数民族士兵	杨功成 吕冬峰	(134)
风雪舞 风雪歌	周宗奎 郑蜀炎 徐文良 蔡汉银	(137)
月缺月又圆	张树森 白晶涛	(140)
小兵搏斗暴风雪	包国俊 郭瑞宏	(142)
昆仑“女神”	周宗奎 张占辉	(145)
“保驾护航”上校	彭会安	(149)
“守岛树”	李文朝 王武	(151)
好一个山头兵	吴传政	(154)
断不了的草原情	王维 李进富	(157)
阿拉山口“顶风石”	马林化 蒋一平 周宗奎	(160)
“九机部长”	游成章 张际会	(163)
“浪里神”蒋志君	黄朱清 刘洪久 迟文军	(166)

“黑豹”杨家兴	邓高如	吴明举(170)
冈底斯山河谷有条“龙”		
………周宗奎	郑蜀炎	徐文良
蔡汉银(173)		
坦荡的江 坦荡的心		
………周宗奎	郑蜀炎	徐文良
蔡汉银(175)		
发自甘巴拉的电波	周宗奎	郑蜀炎
蔡汉银(177)	徐文良	
无名湖畔建功业	周宗奎	郑蜀炎
蔡汉银(179)	徐文良	
镌刻在希夏邦马峰的碑文		
………周宗奎	郑蜀炎	徐文良
蔡汉银(181)		
喀喇昆仑第一钳	杜献洲	杨泽军(184)
世界屋脊上的“铁人”	荣庆祥	盛真贤(188)
喀喇昆仑有个邓大胆	陈炳利	张占辉(190)
孤岛春秋	朱 碩	李为民(193)
水下救护神		张 鸣(195)
“船头”弄潮儿	邓高如	谢淙泉(197)
黎家鸿雁	白煜章	李跃社(200)
中尉连长和他的上尉妻子	赵宗琦	张占辉(202)
“战士连长”熊良辉	胡训军	麦步初(205)
南沙布标人	刘兴安	范炬炜(209)
边关修鞋匠	张宝印	赵春友(211)
“活江图”王升文	薛 仁	王大文(213)
“爬山虎”——买买提		宋军峰(216)
海岛好军医	高天坤	聂中林(218)
“猕猴王”	梁 山	范炬炜(220)
黄海边上“守海人”		孙向军(222)
孙“总管”上岗	张彬生	秦彦宇(225)
老山一兵		徐文良(227)
雨雾山中一明珠	赵金海 张中林	乔政府(230)

张思德象张思德.....	杜献洲(233)
在“天下第一栈道”.....	郑君 汪光辉 刘永华(236)
胸前没有军功章.....	蔡如冰 徐文良(239)
“海上蓝军司令”的珍藏.....	张坤平 高艾苏(242)

(下)言论

矗立在国门的丰碑.....	何家生(246)
无私的奉献.....	杨玉辰(252)
青春在艰苦拼搏中闪光.....	刘格文(255)
开拓创新的颂歌.....	连俊义(258)
可贵的身先士卒精神.....	李炳彦(261)
《当代戍边人》征文评选揭晓.....	(264)
《当代戍边人》评委名单.....	(264)
《当代戍边人》征文评选结果.....	(264)
戍边人的赞歌	

——写在《当代戍边人》征文评选揭晓之时..... 周宗奎(268)

跋

热情讴歌边防军人.....	魏巍(273)
全国人民的楷模.....	刘学成(275)

墨脱军人竞风流

——徒步采访驻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
墨脱边防某部纪事

周宗奎 郑蜀炎 徐文良 蔡汉银

编者按：这篇通讯读来情真意切，催人奋进，是一篇难得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西藏墨脱是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由于交通闭塞和长达9个月的冰雪封锁，部队的战备巡逻、衣食住行遇到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但墨脱军人没有叹息，没有沮丧，没有听从命运的摆布，而是靠着“一副铁肩膀，一双铁脚板”，勇敢地同艰苦的自然环境作顽强的抗争，创造出了一个个奇迹。为什么墨脱军人能一代代的在“雪山孤岛”作出如此的牺牲？为什么能在那种封闭的条件下自强不息，艰苦奋斗，默默奉献？墨脱的战士有句豪言：“杖剑守边关，身死报国殇”。这种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爱国主义思想，正是我军的军魂所在。

艰苦奋斗，是我军的传家宝。当前，在国家经济建设不断发展，部队工作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的情况下，仍然需要发扬这种精神，全军各部队如果都能象墨脱军人那样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就没有办不好的事情。

知情人话墨脱

日记(一)1990年7月19日天气(阴)

今天，我们赶到林芝军分区。军分区领导欣喜地告诉我们：冰封雪锁9个月的多雄拉终于化开一条“门缝”，全国唯一不通公路

的西藏墨脱县近日开山，驻墨脱某部去年10月积压至今的信件报刊，今后一年的给养物资，已经组织民工开始启运，背进墨脱。

从1962年6月起，西藏军区驻墨脱某部官兵已在这片与世隔绝的高原“孤岛”生活战斗了28年。

明天，我们就要启程，徒步进入墨脱，采访生活战斗在那里的墨脱军人。

夜阑人静，记者思绪万千。

刚登上成都——拉萨的波音“737”飞机，记者的心就“飞”向了墨脱。那是因为关于墨脱，关于某部官兵28年守卫墨脱建立的功绩，已通过许许多多熟悉墨脱的将军和老兵之口，刻在了记者心上。

北京·京西宾馆。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太恒中将同记者交谈

——
“我去过墨脱。守卫那片土地的部队，是进军大西南，解放西藏百万农奴的人民子弟兵的后代，在那一住就是28年，确实劳苦功高。”

成都·西较场。成都军区后勤部部长王世麟同记者谈起墨脱军人在“孤岛”建立的功业——

“28年来，他们在墨脱艰苦创业，建起第一座钢索大桥，办起第一所学校，修起第一座水电站，盖起第一栋砖石结构房，开垦出第一片粮食生产基地……”

拉萨·西藏军区6号院。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郑贤斌少将听说记者将赴墨脱，专门打电话，让我们转达他思念墨脱官兵的心情：

“除了墨脱外，我曾走遍西藏所有的边防哨卡。这次我进藏是迎候军委江泽民主席进藏视察的，不能抽身去墨脱了，请代表我这个心系西藏的老兵，向墨脱官兵问一声好。”

林芝·军分区大院。墨脱第一任部队长、原副司令员李春，向记者这样概括墨脱军人创立的“墨脱精神”——

“我写过一首打油诗：‘铁肩背国责，铁脚量国防，国责重于山，国防珍于命。’正是这种精神支撑，一代代墨脱官兵靠着一双铁肩膀、一副铁脚板，在墨脱忍耐、吃苦、战斗、建设、献身。”

林芝·军分区大院。副政委孙志军兴奋地告诉记者，党和人民时刻关心着墨脱军人——

“去年，墨脱部队部队长李中明光荣赴北京参加国庆 40 周年观礼，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今年部队政治首长陈顺平又受军委首长邀请，赴北戴河疗养……你们想了解墨脱军人，徒步进去感受会更深。”

封闭的世界 传奇的故事

日记(二)1990 年 7 月 20 日天气(阴) ·

今天，我们乘坐“珠峰一号”船在雅鲁藏布江上劈波斩浪，赶到墨脱物资转运站——排区，公路至此消失，这里是徒步进墨脱的起点。

从排区到墨脱某部，只有一条长 210 华里（没有公路的墨脱不讲公里），平均海拔近 4000 米的骡马道。这条山道是千百年来，人脚马掌踩踏千年树根、亿年岩石“打磨”出来的。人徒步往返一趟，一般需用 6 天，而且平均每天需行走 10 小时左右。

“墨脱路”每年只能通行 3 个月。海拔近 5000 米的多雄拉，每年要“关闭”墨脱 9 个月。即使在开山路通期内，人畜也必须赶在午饭前翻越“鬼门关”多雄拉。前些天，刚开山的墨脱又因多雄拉突降大雪，发生雪崩，中断了 4 天。

墨脱某部有个统计：如果每年平均封山时间为 9 个月，28 年期间，官兵被“封闭”在墨脱的时间累计是 21 年。

在船上，在排区墨脱物资转运站，记者听到许多发生在封闭世界的传奇故事：

A. “寻人启事”：“56207，请帮忙查找郭明富”

战士郭明富 1988 年入伍时，父亲千叮万嘱：“到了部队常写信回家，免得我和你妈牵肠挂肚。”郭明富还没走进自己的连队，郭家一场大祸降临，没有收到儿子一个字的父亲母亲突然去世。在父亲母亲念叨着明富的名字断气前后，哥哥按自己知道的“西藏 56207 部队”连续给郭明富拍出了数封加急电报。父母入土百天，仍不见郭明富信回人归。于是哥哥向西藏军区拍发“寻人启事”的电报：“请 56207 帮忙寻找郭明富。”去年 7 月，多雄拉开山后，郭明富才收到这些积压了 9 个月的家书、电报。

B. “密电码”：“123456890”

某连指导员唐鹏君 1979 年带着未婚妻的温情报考军校，1982 年毕业分配来到墨脱。原先在军校频率如同“周报”那样纷至沓来的情书，现在变成了“一年一刊”，于是引起未婚妻的种种误解。他写信向未婚妻解释：“这里一年封山 9 个月，没法正常通信。”9 个月后未婚妻来信了：“不谈就算了，不要骗人。”两年后，当唐鹏君休假回到秦川，想当面向深深爱着的姑娘倾诉衷肠时，姑娘回报他的是一份同别人结婚的“请柬”。初恋失败给唐鹏君沉重打击，他痛定思痛，从此谈恋爱不写信只发电报（这样来得快）。1988 年，第四个对象向他走来，他给姑娘的第一封情书是一封发自墨脱的密电码：“123456890”。倾心军人的姑娘苦思良久，终于破译了“密电码”：“缺 7（妻）！”记者在墨脱见到唐鹏君，问起这件事的结局时，他又在起草他的电报情书：“8 月按时休假结婚。”尽管他深知现在连队就他一个干部，8 月是结不了婚的。

C. 18 名“陪考”的老兵

某连宋开明等 18 名老兵，冒着生命危险闯过多雄拉，走出墨

脱，坐进林芝军分区 1990 年军队院校招生考场(预考)的时候，36 只眼睛都滞呆了：这些题怎么比走墨脱的路还难啊！他们全部落榜。原因很简单，在如此封闭的天地里，宋开明等的“文化水平”确实无法提高。据悉，墨脱某部很难有士兵考上军事院校，因为考分普遍偏低。

D. 30 双袜子和一个军人妻子的情愫

去年 8 月，给养员陈居田的妻子林启坤，终于被批准进藏探亲。她在墨脱驻林芝留守处住了一个月，从丈夫和他的战友嘴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墨脱蚂蟥太多，袜子不够穿。9 月，她回四川老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部队寄出精心挑选的 30 双袜子。等到这个“陈居田收”的包裹“走”到林芝，多雄拉已关闭了。陈居田今年 3 月退伍，上级派飞机把他接出墨脱时，30 双袜子仍被“冻结”在多雄拉下，直到他回到妻子身边 4 个月后，这 30 双袜子才“寄”到部队。

.....

神奇的世界，封闭的世界，给墨脱官兵设下一一道道难解的多元方程。墨脱人没有听从命运摆布，在这个封闭世界里顽强地进行着抗争。

28 座坟茔 28 座丰碑

日记(三)1990 年 7 月 21 日天气(小雨)

今日 8 时，我们打紧绑腿，带上水壶，穿上用塑料薄膜做成的简易雨衣(军用雨衣太笨，爬山走路负担太重)启程，目标——墨脱。

一上路，要闯的第一道关是海拔近 5000 米的多雄拉。

在翻越多雄拉的路上，随处可见一具具骡马尸骨。两架“黑鹰”直升机未能撞过这道“鬼门关”，残骸散落在多雄拉南北两坡雪

地上。每年开山日，首批通过多雄拉的军人，都要洒酒雪山祭奠为墨脱献身的军魂。

某部 28 年来牺牲在这条路上的官兵、支前民工，记者没有查到准确的数字，只在路尽头的烈士陵园里，数清 28 座坟墓。

多雄拉，镌刻下多少英名的功绩。

伍忠伦，倒在多雄拉山的第一位军人

1962 年 6 月 4 日，深夜 11 时 30 分。一份由司令员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签署的加急电令，发到某团：“……限你部 X 日 X 时前赶到墨脱 X 地区集结待命。”

多雄拉当时仍被冰封雪锁，部队次日启程时，副指导员伍忠伦患重感冒，作为收容组长，他走在全连最后。从排区出发过松林口，爬多雄拉，随着海拔一米米增加，坡度一步步增陡，强烈的高山反应使伍忠伦的呼吸一口口吃紧，脚步一步步放慢，没爬多久，他掉队了。次日，后续连队翻山时，在多雄拉山口发现了伍忠伦的尸体。他头朝墨脱，十指抠进冰雪，身后是一条数百米长爬行留下的雪道。他作为共和国首批进军墨脱的军人，长眠在多雄拉。那年，伍忠伦 27 岁。

张洪万，头枕雪山睡百年

1976 年 5 月，多雄拉一反常态提前两个月开山。部队背运给养的工作也提前展开。正在家乡休假的某连副连长张洪万，被一纸电令召回部队。

那天，张洪万带队离开排区时，日上三竿。没等这支背物队伍爬上半山，一股藏北寒流和印度洋吹过来的暖热流在多雄拉碰撞了，暴风雪瞬间封盖住多雄拉。有 20 多次闯关经验的张洪万率队同暴风雪搏斗近 3 小时，把背物队带过多雄拉山口时，大叫起来：“6 个新兵在哪？”没人应声。张洪万转身又向风雪弥漫的多雄拉山口爬去。

张洪万鸣枪收拢了 6 位在风雪中喊叫的新兵，迅速将他们带过山口。再过一个小时就要闯过多雄拉了，然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铺天盖地的雪崩，从百米山巔向他们扑来。“向右、快跑！”张洪万面对滚滚而下的雪崩，用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指挥不知所措的 6 位新兵脱离了危险，而他自己却被呼啸而下的雪崩吞没了。

“副连长！”遮天蔽日的雪雾中，6 位新兵象发了疯似的扑向吞没张洪万的雪堆。他们手刨脚蹬雪块，挖到天黑也没挖出副连长。那晚，他们跪在张洪万牺牲的地方为他守灵。

72 小时后，张洪万的遗体被挖出，他军装口袋里有张照片：张洪万和妻子在逗刚满百天的儿子，一家人笑得多甜。

冰湖里，站立着 5 尊不化的“冰雕”

多雄拉南坡顶端有片千年不融的冰湖，冰湖里曾经有过 5 尊站立的“冰雕”。

那年 6 月 10 日，多雄拉镌刻上 5 位烈士的英名：副排长廖文祥、班长邹永发、藏族战士索姆扎西、战士祝国成、战士吴吉贤。

他们是首批过山为战友背运积压家信报刊、给养物资的。中午 12 时他们刚好翻过多雄拉山口，这时铺天盖地的暴风雪一泻而下，他们手挽着手，在没膝深的雪地里探路前进。这时，特大雪崩发生了，他们被巨大的雪崩推下冰湖。3 天后，同志们在冰湖里找到了他们，5 人还肩背物资，抱成一团，站立在冰湖里。

.....

多雄拉吓不倒墨脱军人！记者采访了一位战士，他并没有直言作答，只是背开了他自己创作的一首自由诗：多雄拉/多雄拉/“鬼门关口”把我拉/我不听拉/我还有我的理想/我还有我的事业/怎么能稀里糊涂往“鬼门关”里爬/它哪能征服我/只有我去征服它。

千里“墨脱路” 万首奉献歌

日记(四)1990年7月22日天气(小雨)

昨天,我们一行翻越了多雄拉,闯过了6座冰川,趟过8道飞瀑急流,几双不曾经常跋涉的腿在不规则的鹅卵石上跳跃了14个小时,“墨脱路”仍没有尽头。今天,已经走得麻木,被冰水泡白的双腿又经过13小时的强行军,穿过了原始森林,越过了曾吞下百条生命的天下险关“老虎嘴”。蚂蟥不断袭击我们的双脚,不时可以捉下来三五条,叮得人流血不止。要不是昨晚和今晨吃了两顿盐巴泡饭,喝冰雪水啃压缩干粮,怕是要虚脱在“墨脱路”上了。

某部官兵常年巡逻背物,都得走这样的“墨脱路”。当兵3年,一个战士累计走“墨脱路”上万里。

能走能背,耐饥渴耐寒暑,一双铁脚板,一副铁肩膀,墨脱官兵就是靠这个,出色完成了保卫边疆的任务。

“墨脱路”,锤炼着一个个戍边的勇士。

通向边防哨卡的路,处处都是这样的“墨脱路”。新兵周仁富首次到边境执行巡逻任务,那天,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哭着向班长讨饶:“你饶了我吧!我实在走不动啦!”哭喊声没有使班长心软。周仁富被“狠心”的班长硬逼着走在巡逻道上。他在前面哭着走路,走在后面的班长也双眼含泪:不逼行吗?墨脱兵走不了“墨脱路”,靠什么过日子,靠什么保卫边防!

走了3天,哭了3天的周仁富,回到连队一边解绑腿,死命搓揉几十条吸足血的蚂蟥。

3年后,周仁富被“逼”出来了,成为墨脱某部一号“飞毛腿”。

巡逻的路怎么不艰难呢?每次巡逻,官兵们手头都必备一把砍刀,一边行军一边砍去路上的枝藤叶蔓,十天半月下来,每个人的

腿上、身上都得划破几道口子，都得掉下几斤肉。巡逻路上最难对付的要算蚂蟥、毒蛇、毒蜂。部队长李中明，走遍了边境所有大小山口，熟悉每个山口的走向、坡度、道路、辨认个东西南北，当地门巴族的向导也难比得上他。那次，他带着通信员李兴到某山口巡逻，回到哨所，解开绑腿，脱下雨衣，不禁一愣：全身被蚂蟥咬伤 19 处，从腿上、身上拔下 97 根蚂蟥来。某部政治干部张继品到边境巡逻。亚热带山岳丛林地暖湿的气温和充沛的雨量，不多时间便使野藤树丛长得老高。这哪里有路啊！他挥舞起砍刀砍呀、砍。不好！有毒蜂！同行的战士一齐喊了起来。但是，数百只疯狂的毒蜂追上了张继品，全身数十处遭毒蜂蛰伤，肿得发亮，战友们把他抬回驻地，经过半个月的治疗，才慢慢恢复了健康。在墨脱，创造过“电报会诊”的奇迹。那是某连一个战士在一次巡逻路上被蚂蟥咬伤严重感染，抬到部队驻地时官兵们发愁了，与世隔绝的“孤岛”，到哪去请医生啊！“有了，来个电报会诊！”年轻的卫生员一拍脑门，叫来了机要参谋。嘀嗒！嘀嗒！这边，无线电波送去病情；那边，无线电波回报诊断处方……

墨脱官兵最引以自豪的，是他们发生在巡逻路上的那些历险记。

杨永江……某连的老兵。去年 8 月中旬，他同 15 个战士去某边境巡逻，清晨 8 时出发，下午 6 时赶到某某村时，向导记错了路，当行至半坡，这时天色已晚，杨永江一脚踩滑，嗖地一声滚下陡坡。哎呀，不好！战士们慌了。杨永江手急眼快，顺手抓住一根树枝，身体被一棵大树挡住了。

徐永军——某连通信员。一天，他随部队去巡逻。洛沟河河水猛涨，他自告奋勇带头下河探路。20 来米宽的洛沟河水水流湍急，象是要吞噬向它挑战的一切。徐永军把背包绳系在腰间，胸前抱上块大石头（增加身体重量，以免被河水冲走），一步一滑地摸索着前进。突然，一个急浪打过来，脚下一滑倒在水中，是他身上系的那根

背包绳救了他的命。

袁达福——志愿兵。入伍 11 年,他几次在“墨脱路”上遇险。那年,号称第二道“鬼门关”的老虎嘴发生大塌方。袁达福背着物资过险区,他只顾仰头观看险情,脚下被石头绊了一跤,身上背运的物资从背囊里摔出。就在袁达福抢救物资时,一块巨石从天而降,擦着头皮飞下百米深渊的多雄曲(河)。又一次,袁达福步行 3 天赶到某地执行任务,刚下到雅鲁藏布江边,一股泥石流把袁达福和驮马冲进百米泥塘,就在泥浆漫至马肚时,山上的泥石流奇迹般地停住了,袁达福安然无恙。

姚林——某连战士,巡逻路上遇险光荣牺牲。1987 年 9 月 18 日,某连官兵奉命巡逻墨脱最边远的防区——海拔 4700 米的××山口。姚林走在前头为全连开路。此行往返徒步需 8 昼夜。

当日中午,金珠藏布江的一股支流挡住了某连官兵的去路。河宽 10 米,咆哮的急流掀起数米浪花,河面孤横着两根碗口粗的陈年朽木。姚林把过河绳一头系实在背包上对连长说:“让我先探路吧!”姚林双脚踏上摇晃的桥木,一步几公分地往前挪动,每挪动一步都牵动战友的心。突然一个大浪打来,姚林一头栽进急流,战友们抓住的仅仅是那个绿色未褪的背包。

姚林随金珠藏布江永远去了。那年他刚满 18 岁。由于种种原因,上级没有批准姚林为烈士。他的战友为他办了两件后事:将他巡前写好的《入党申请书》递交给党支部;在烈士陵园里掩埋了那个背包。

记者访问这支部队时,某连一班又要上路去巡逻了。这些年来,墨脱军人到底巡逻了多少次,走了多少路,吃了多少苦,谁也说不清。但他们记得最清楚的是:连续 3 年没有发生亡人事故;多年没有发生涉外事件;年年超额完成巡逻任务。